



〔美〕杰里·史宾尼利 著 叶博 译

milkweed
别问我是谁

我多希望他们都成为了一颗颗乳草的种子
在风中尽情飞扬——那该会很快乐吧

任世情艰险，岁月颠簸，

纯真的信念总会播撒下希望之种，蓬勃生长，翩飞人间！

荣获12项图书大奖/入选美国学生课外阅读推荐书目/72个版本感动全球

电影《美丽人生》的文学诠释



milkweed
别问我是谁

〔美〕杰里·史宾尼利 著 叶博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别问我是谁 / (美) 史宾尼利 (Spinelli, J.) 著; 叶博译.

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1. 3

书名原文: Milkweed

ISBN 978-7-5404-4807-3

I. ①别… II. ①史…②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22771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18-2011-004

上架建议: 外国流行小说

Copyright©2003 by Jerry Spinelli

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Children's Books,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, Inc. 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

别问我是谁

作 者: [美] 杰里·史宾尼利

译 者: 叶 博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傅 伊

策划编辑: 孙淑慧

特约编辑: 尹艳霞

版权支持: 李彩萍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字 数: 120 千字

印 张: 7.5

版 次: 2011年3月第1版

印 次: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4807-3

定 价: 25.00 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)



偷窃，透过下水道口和墙上的裂缝进行着……发生在侵略者那外来的眼睛所不熟知的所有隐蔽之处。

——1941年，2月26日

《苦恼书卷：哈伊姆·卡普兰的华沙隔都日记》

milkweed

1. 记 忆

我不停地跑。

那是我印象所及的第一件事。不停地跑。我抱着个东西，手臂蜷曲着，紧扣在胸前。当然，我抱的是面包。有人在后面追我，“站住！小偷！”我继续跑。人群。臂膀。鞋子。“站住！小偷！”

有时这是个梦。有时在晌午时分，我在搅拌冰茶或是等着热汤时，就会回忆起这些。我从来没有看清是谁在追赶我、叫唤我，我也从没有足够的时间停下来吃面包。当我从梦境或者记忆中回过神来时，我感觉到双腿刺痛。

2. 夏 天

他拽着我跑。他块头比我大，我双腿掠地而过。警笛在咆哮。他的头发是红色的。我们在大街小巷间穿梭。巨大的声响，像远处传来的惊雷。我们在人群中跌跌撞撞，而人们似乎对我们视若无睹。警笛尖叫着，像婴儿在啼哭。最后，我们终于隐身钻入一个黑暗的洞口。

“你运气不错，”他说，“只差一点，追你的就不是那些女人了，而是长统军靴。”

“长统军靴？”我说。

“等着瞧吧。”

我在想那些长统军靴是些什么东西，难道是没人穿的靴子沿街

奔跑？

“好啦，”他说，“拿出来给我。”

“拿什么东西给你？”我说。

他把手伸进我的衬衫，抽出那块面包，把面包撕成两半，一半推给我，自己开始吃另一半。

“你该庆幸我没杀你，”他说，“你从那个女人那偷来面包……我那时刚想自己把面包抓过来呢。”

“我很幸运。”我说。

他打个饱嗝，说：“你动作还真快，我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什么事儿呢，你就把面包抢走了。那女人很有钱，你看到她那身打扮了吗？她还要买十倍那样的东西呢。”

我吃着我的面包。

更多声响从远处传来。我问他：“发生什么事儿了？”

“是长筒靴炮兵。”他说。

“什么是炮兵？”

“大炮。嘣嘣。他们轰炸着这座城市。”他紧盯着我问道，“你是谁？”

我对这个问题莫名其妙。

他说：“我叫乌里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我告诉他我的名字：“斯托普西夫¹。”

¹ 译者注：斯托普西夫，原文为Stop thief，即原文Stop（站住）！Thief（小偷）！两字的合体，因每每追赶他的人在后面大叫Stop! Thief! 他就将自己称为Stopthief。

3

他带我去见其他伙伴儿。我们躲在一个马棚里，里面有马，通常这个时候它们应该在街上，但因为长统军靴士兵正不停地嘣嘣轰炸着这座城市，对马儿来说，这太危险了，所以它们现在都待在家里。我们蹲在一个马栏里，在一匹满面愁容的灰马脚下。那匹马在拉屎。其中两个孩子起身走到旁边的马栏，那儿有另一匹马。不一会儿，一阵水泼溅到麦秸上的声音传了过来，那俩孩子又挪了回来。其中一个说：“待会儿我把那坨大便处理掉。”

“你在哪发现他的？”一个抽着烟的男孩问。

“在河边，” 乌里说，“有个有钱女人从面包店走出来，他从她

那儿偷了一块面包。”

另一个男孩说：“你为什么不从他手上抢过来？”这个男孩抽着根和他的脸一样长的雪茄。

乌里看看我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他是个发育不良的矮子，”有人说，“看他那寒碜的样子。”

“站起来！”另一个人说。

我看看乌里，乌里轻轻地挥了挥手指，我站了起来。

“滚到那边去！”有人说。我感觉到一只脚踢了一下我的背部，把我朝马的那边推去。

“看，”那个抽着雪茄的人说，“他还不到马屁股的一半高呢。”

一个喋喋不休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：“真希望那匹马给他铺头盖脸拉一通！”

所有人，甚至包括乌里，都哄然大笑起来。墙外传来阵阵爆炸声。

不抽烟的孩子都在吃东西。在马棚的一隅有根和我一般高的木桩，木桩上有各式各样的面包、长短不一五颜六色的香肠、水果和糖果。但仅有一半是食物，各色杂物在柱子上闪闪发光。我看见了布料和梳子、女人用的口红和眼镜，还看到一张瘦细平扁的狐狸脸往外张望。

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有人问。

乌里朝我点点头：“告诉他们你叫什么。”

我说：“斯托普西夫。”

有人欢叫：“这家伙居然说话了！”

孩子们大笑，烟从他们的嘴里往外喷。

有个男孩没有笑，他从耳后抽出一支烟，说：“我觉得他是个

傻子。”

另一个男孩起身朝我走来。他弯下身子，用力嗅了嗅，然后紧捏住鼻子，朝我脸上吐了口烟，说：“他真臭啊！”

“看啊，”有人大叫，“连烟都受不了他的臭味，变成绿色了。”

他们大笑。

朝我吐烟的那个人退了回去，说：“喂，斯托普西夫，你是个浑身发臭的蠢货吗？”
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“他是个蠢蛋，”那个不笑的男孩说，“他会给我们惹麻烦的。”

“他跑得很快，”乌里说，“而且他很小巧。”

“他是个矮子。”

“矮子也不赖啊。”乌里说。

“你是犹太人吗？”我面前的那个男孩问。

我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他踢我的脚：“你怎么能不知道？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”

我耸耸肩。

那个不笑的人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他是个蠢蛋。”

乌里说：“他很小，只不过是小孩。”

“你多大了？”朝我脸上吐烟的那个人问。

我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他扬起手：“你什么都不知道吗？”

“他很蠢。”

“他是个蠢犹太人。”

“是个臭气冲天的蠢犹太人。”

大伙笑得更欢了。他们一笑，就朝其他人，也朝马身上乱扔食物。

那个吐烟的家伙用手指尖儿按着我的鼻子，说：“你能这样做吗？”他向后仰，直到脸朝着马厩顶棚。那家伙一口一口地抽着烟，直到他的脸颊、甚至眼睛都鼓涨起来，整张脸活像个气球，咧着嘴笑。我原以为他一定会用那一嘴浓烟呛我，但他却没有这样做。他转身向马，提起马尾巴，把一股银白色的烟吹向马的臀部。马嘶叫起来。

大伙儿，甚至包括那个不笑的人和我，都一阵狂叫。

远处的沉闷爆炸声就像我狂跑后的心跳声。

有人说：“他肯定是个犹太人。”

我问：“犹太人是什么？”

“谁回答这个矮子的问题，”有人说。“告诉他什么是犹太人？”

一个只有一只胳膊的男孩不吭声，那个不笑的家伙把地上的麦秸秆踢向他。“那就是个犹太人。”又指着自已：“这是个犹太人。”他又指着其他人：“那是个犹太人。那是个犹太人。那是个犹太人。”他指着马：“那是个犹太人。”他跪在地上，在马粪旁边的麦秸堆上乱扒，找到一个东西。他把那个东西拿给我看，是个棕色的小虫子，“这是个犹太人。看，看！”他的声音使我害怕。“犹太人是动物，是臭虫，甚至还比不上臭虫呢。”他把虫子扔进马屎里，“犹太人就是一坨屎。”

其他人都鼓掌欢呼。

“哦！哦！”

“我是马粪。”

“我是鹅屎。”

一个男孩指着我说：“他是个犹太人吧。看他那样子。如果说我见过犹太人的话，那他就是。”

“是，他就快享受到了。”

那个说话的男孩正大力嚼着根腊肠，我看看他，问：“我要享受到什么？”

他嗤之以鼻：“草莓蛋糕。”

“我们都会享受到，”有人说。“我们都会好好地享受到。”

那个不笑的人走过来站在我面前，俯下身来，用手指摸着那块挂在我脖子上的黄色石头，说：“你自己说，这是什么？”

我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从哪儿弄来的？”

“它一直就跟着我。”

他松开石串，往后退了一臂长的距离，用口水润了润手指，摸着我的脸说：“他是吉卜赛人。”

随即而来的是一阵急促的吸气声，仿佛发现奇迹一样，其他人都倾身向前，下颚颤动，大力抽着烟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看他的眼睛，多黑啊。还有他的皮肤，还有这个。”他拍了拍那块黄色的石头。

朝我喷烟的家伙问：“你是吉卜赛人，是吗？”

听起来很熟悉，我之前听到过这样的话，那是在一个房间里，在马车旁边，这样的话笼罩在我四周。

我点点头。

“把他撵走，”嚼着腊肠的家伙说，“我们不需要吉卜赛人。他们脏死了。”

朝我喷烟的家伙笑着说：“看看是谁在说话。”

只有一只胳膊的男孩第一次开口说话：“除了犹太人，他们最恨的就是吉卜赛人了。”

“有点不一样。”有人说，“不是每个人都讨厌吉卜赛人，但是所有人都讨厌我们。他们对我们的厌恶是其他人比不上的，就连在美国华盛顿，他们也讨厌我们。”

有人用可怕的声音说：“因为我们煮婴儿，用来做逾越节薄饼。”

每个人都笑了，到处扔食物。

“我们喝人血。”

“我们用吸管透过人的鼻子吸他们的脑髓。”

“连食人族都讨厌我们。”

“连猴子都讨厌我们。”

“连蟑螂都讨厌我们。”

杂七杂八的话语、笑声、面包和腊肠在烟草的烟雾和马腿之间乱飞。手伸向柱子，金黄色的手镯、果酱罐子、彩绘小动物和自来水笔飞来飞去。杂物砸得马的侧身一颤一颤。一个白色和紫色夹杂的玻璃鱼突然砸在我的前额上。一块狐狸皮在飘扬，原来是个男孩把它围在肩膀上到处游窜，边跑边吻着狐狸前凸的嘴。

马厩的主人叫嚷着走出来了，我们撒腿便跑，像蟑螂一样纷纷往外逃窜。我和乌里一起跑，巨大的爆炸声越来越响，天上的云是褐色和黑色的。

我们跑过大街小巷，到了一个砖砌的小房子后面。乌里突然打开一个木制的窗子，我们跳进一个阴暗、冰冷的地下室。乌里拉下窗子，切断了日光，拍拍电闸，一个裸露在屋顶蜘蛛网间的灯泡点亮了。

乌里指着上面说：“那是个理发店，理发师留下所有东西走了，我明天带你去看看。”

地下室有人住过，地上铺着地毯，有床、椅子、收音机和抽屉箱，甚至还有冷藏柜。

“今晚你先睡地板，”他说，“我明天再给你弄张床。”

爆炸声停了，也可能是我没听见而已。我们吃着面包和果酱，还有腌肉片。

我问：“我要享受到什么？”

他看也不看我一眼：“你听见了的，草莓蛋糕。吃吧。”